

走进九寨，首先是一项碧水绿了你疲惫已久的双眼，然后那遍山漫溢徐徐舒卷的雪浪一下子就洗净了你都市里倦乏的身心。面对九寨，早已离去的青春活力突然重新回到了你的体内，恍惚中，清风徐徐，山歌渺渺，你已如临仙境。正是初秋时分，你如一尾鱼回到了水的怀抱，在如织的游人里自由穿梭，你身心的每一点都与这片山水完全融合，你发现自己饱满而轻盈，感觉内心盛大而舒缓。猛然间，你心中一亮：九寨，是水的故乡呀！

是的，到处是水，水的清韵，水的狂舞，水的舒缓，水的飞泻，水无孔不入，水连天接地。水，把这些妙不可言的景色连成了一个整体。是水的切削之功，割裂出了九寨俊岩的峰姿与骨相；是水的滋润之力，使景区内的森林植被构成林海接天的自然奇观。水赋予了这片土地以生命与灵性，永不疲倦演奏着九寨的神韵天籁。

九寨之水地下来。这些水与第四纪古冰川有缘。不断喷涌的地下水富含大量的碳酸钙质，在每一处海子的水底、岸边都能见到乳白色碳酸钙形成的美丽结晶体；九寨之水天上来，来自雪山、森林的活泉水，水质洁净，水色透明。在九寨，是水造就了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九寨是永恒的舞台，水是永恒的舞者。尤其在诺日朗和珍珠滩瀑布，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还未到诺日朗，那雷鸣般的声音先就灌注了你的全部感官。猛然间，你仰头一望，只见蔚蓝的天空下，刀斧劈削般形成的天然平台上，数10股粗大水柱，从凹口处冲出直砸悬崖脚下的深潭。水气弥漫，水雾飞腾，如万千水之羽箭在你四周嗖



杨涛（四川）

嗖狂舞。

你再睁眼细看，只见深槽狭窄部位的水柱，如金蛇狂舞，冲出悬崖边沿后形成一个往前突出的弧度，风声、水声相互裹挟，发出独特的呼啸，让你的心为之颤，魂为之慑。而相隔不远，一个宽达10余米的出水口处，曼妙而涌的水流则飘飘洒洒，形成一幅巨大的幕布，从悬崖上披挂下来，在阳光的照射下，幻化出七彩斑斓，声、色、景一起涌动在你面前，让你魂魄俱为之迷醉。

如果说气势恢宏的诺日朗瀑布给你留下的是震撼心灵的阳刚壮美，那么，与其形成犄角之势的珍珠滩瀑布，则如同披着轻纱曼妙起舞的少女，带给你身心舒缓的妩媚之魅。

或许是天公的刻意点缀，也许是大自然鬼斧神工不经意间的神来之笔，珍珠滩瀑布在形成上下落差的地方设置了一重重天然石阵，让水流在这些复杂多变的天然障碍之中左冲右突，跳跃穿流，形成多级跌落，流碧泻翠，漫天水雾如珍珠漫撒。

尤其让人叫绝的是，那矗立在石阵之中的云松，用铜枝铁杆般的坚定从容，迎击着飞溅直下的水流，撞开点点飞沫。原本积蓄力量找到

突破口准备一泻千里的瀑布，正恣意奔涌，突然一头撞上云松，再被石阵左右回旋，重重阻挫，那种澎湃的力量顿时消减，冲出崖壁口时庞大的瀑布“身躯”，被撕裂开来，纷纷扬扬，漫天飞洒。就这样，水势在石阵中经过多次分解、整合，原本如一匹丝绸般的水布被击碎，形成颗粒状晶莹剔透的水状珍珠奇观，阳光照射之下，整个沟谷仿佛是用七彩珍珠装点起来的奇异世界。

水舞九寨，不仅仅是舞出雄壮的气势，舞出妩媚的风姿，更舞出宁静的意境，舞出诗意的情韵，让你整个身心都融化在这片山水之间。离开诺日朗和珍珠滩，举目四顾，只见初秋的光线下，那些水流较缓，面积不等的山谷之间散布着成滩、成池、成海的一潭潭碧水，宁静、静谧，仿佛时间已停止其间。你双手合十，感觉九寨之水之精灵正徐徐漫溢过你的身心，蓝天之下清风拂面，你被九寨的水包围着，身体漂浮起来，感觉自己已幻化成一块九寨水晶，穿越时间隧道，不断跌落在孔雀海、五彩池、长海……跟随那精灵之水，不断迷醉于九寨那阳刚和妩媚之外的别样风情。

灵岩山往事

黄春红（四川）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在灌县灵岩煤矿工作。

有年冬天，他回家，看见哥哥趴在门槛上，一把抱起他就往灶台走。当看到锅里煮的是青菜和糠，他一声没吭，背起哥哥就出了门。他要带哥哥去灵岩煤矿吃白米饭和白馒头。

一路上，哥哥瘦弱的身子趴在父亲背上，有气无力地说：“爹啊，肚子好饿。”

父亲心疼地把他往上搂搂，对他说：“么儿啊，再忍忍哈，等走到鱼嘴，爹就给你吃白米饭。”

其实，父亲说这句话心是虚的，他口袋里掏不出一分钱。

走到鱼嘴，父亲放下哥哥，在路边农户家借了个撮箕，一只手抹一把脸上的虚汗，一只手拿着撮箕，往都江堰村的一条小河走。看见水底有麻花鱼游弋，他来不及挽裤脚，“扑通”一声跳下水。一阵横撮竖撮，不多一会儿就得了两三斤小鱼。

“么儿，快来，爹背你去吃白米饭。”

哥哥看到父亲的手脚冻得通红、嘴唇发紫，牙齿敲邦邦，不忍心再让爹背，小声说道：“不要多背，我自己走。”

“摇娃子（哥哥的乳名）快，爹的背没打湿，还是干的。”

“爹啊，你背我走不快，我们两个人一起走，快一些。”

于是，父亲一只手牵着哥哥的小手，一只手拧着用柳树枝穿着的麻花鱼朝石厂湾方向走。

石厂湾也是一个煤矿，比灵岩煤矿大得多，厂区旁边有许多小饭馆，父亲每次从家里回煤矿，走到石厂湾，饿得浑身虚汗直流，他站在一家饭馆门口，看到有炒荤菜的，就走到灶台边，问厨师要一碗跟锅汤喝。所谓的跟锅汤，不过是洗锅水。

当父亲背着哥哥进饭馆时，灶台上的厨师正好在洗锅，他对父亲说：“等下一个人来炒菜，跟锅汤给你喝。”

我今天不喝跟锅汤，我的么儿饿了，能不能用鱼给你换一碗米饭？”

厨师没说话，直接去了收钱师的窗口，趴在窗台上和里面的人说了几句，然后回转过麻将鱼。

不多会儿，厨师左手端着冒尖尖一碗白米饭，右手端着一碗白白的鸡汤，上面还横着一根粗大的棒子骨。

哥哥的眼睛瞪在那碗冒尖的白米饭上，咽了咽口水，小手一横，在鼻子上一勒，又在裤子上一搓，接过厨师手里的白米饭，吃得腮帮子鼓鼓的。父亲借来大砍刀，把棒子骨砍成两截，用小勺子把

骨油淘到哥哥碗里。

哥哥吃了一半，喝几口汤，放下碗，摸着肚子说：“爹啊，我肚子吃胀了。”其实哥哥是可以把饭吃完的，他是心疼爹，才那么说的。

父亲吃完哥哥剩下的饭，背起哥哥就回了煤矿。”

第二天早上，父亲临下井前，对哥哥千叮咛万嘱咐，叫哥哥就在宿舍周边耍，不要跑远了。

哥哥谨记父亲的话，哪里也没去，就在四围捡石子玩。

忽然，看见两个人从身边走过，一个拧着蔑兜的人说：“走快点，灵岩寺的白果颗粒大，去迟了白果被人捡完了。”

哥哥听见有白果捡，高兴惨了，跳起脚脚直奔灵岩寺。

灵岩煤矿距离灵岩寺不是很远，再加上哥哥去过灵岩寺，没多大一会，便轻车熟路地来到灵岩寺的白果树下。

果真，地上铺满了一层黄澄澄的叶子，其间，有许多圆滚滚的白果夹杂在树叶里。他脱下那件补丁重补丁的外衣铺在地上，一边捡白果，一边盯着山下，很害怕有人来抢他的白果，于是三创两下收拢衣服，把两只袖子打结，刚站起来准备走。

忽然，几个半大子娃娃手里拿着竹竿，从树林中冲出来，气夯夯地说：“白果是我们打下来的，你倒是会捡便宜。”

哥哥慌了，抱着衣服连滚带爬地朝山下飞，一口气跑到二王庙背后的路边。正好路边有个背背兜的人，背着一袋肥料，靠在路边歇气，由于是下坡路，又跑得急，所以来不及刹下飞奔的脚步，“砰”的一声，整个小身子撞在背兜上。衣服包着的白果也骨碌碌遍地滚。

哥哥抹了一把额头，黑黢黢的小手板儿有一道道血痕，他颤抖着站起来，对背肥料的人喂嘴道：“我撞了你的背兜，要不我把白果分一点给你行不？”看着一地的白果，他不等那人回应，又蹲下，伸出小手在地上一通抓捡。

他想，一定要拿回家烧给妹妹吃。二姐才四岁，经常饿肚子，有时候抓喂猪的糠吃，所以哥哥当时就一心想把白果早点拿回家。

这时，背肥料的那个人转过头一看，发现是本生产队的小孩子。于是脱掉背兜系系，一只手扶着背兜，一只手捡一块石片垫在背兜底下，余怒未消地说道：“哎呀，原来是永福娃，鬼给你撵起来了嗦，跑这么快。”

满头大汗的哥哥，脸上红彤彤的，见是本生产队的人，瞬间卸下防备，张开缺了两颗门牙的嘴

水舞九寨，把峰、沟、谷和森林串成相互依托，各具特色，气脉相通的处处美景。水舞九寨，时而疾速飞奔，时而舒展缓流，时而横空出世，把所经之地分割成了各具春秋的不同景色。孔雀海，便是那独特的水韵呈现，独到的智慧哲理。

孔雀海让人忘忧。置身水边，粼粼碧波洗得你心内清亮透明。面对这一潭碧水，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所有烦恼，所有郁闷的心绪，都被纯净的水净化了，人的身心犹如从圣水之中沐浴而出，神清气爽，无比轻松。

孔雀海引人深思。那潭碧水好像天生具有一种磁力，长在泉边的各种花木野草，不论距离远近，都被吸引得“身躯”弯向那一汪绿水。树杆粗大者，得益于物种进化之功，不光影很硕大，那蓬勃的枝叶也极具野性，大大咧咧地伸向水面空中，俨然一霸。然而生命一旦诞生，就要全力寻找自己的位置和季节。体细虚弱的各色山花、野花，尽管在形状上不具明显优势，但在临近水面的那一个方位，却把花的艳丽妩媚全部展现出来，把这片水域点缀成了一个花团锦簇的多彩世界。

孔雀海催人奋进。孔雀海的水里，有一株根部被冲倒后倒拔起来的大树，它倒在泉水之中，不但没有被溺毙，反而又被淹没在水下几米深的主树杆上，长出了绿意盎然的新树枝。这种生死轮回的奇异景象，让你更加领略到生命的顽强。而这，与其说是树木具备顽强的生命力，不如说是孔雀海之水的神奇力量唤醒了即将沉睡的生命重新搏动！

神奇的九寨，你因水而塑形，因形而蓄水。宁静的水韵让人感受到远离尘嚣、不染纤尘之美；流动的水势让人感觉到音符的跳跃、流畅和飘逸之韵。

巴，憨憨说道：“曾大爷，你买肥料嗦，我跟你一起回去。”

“你是不是跟你老汉儿来灵岩煤矿的？你老汉儿找不到你咋办？”

“莫得事，给爹说过了。”几岁的哥哥没考虑那么多，心里只想着早点把白果拿回家，所以对曾大爷撒谎了。

父亲下午四点从井下出来，满脸满身都是黑黢黢的煤灰，他来不及去澡堂洗澡换衣服，穿着井下的班衣就直奔宿舍去。可是，门是开着的，却不见哥哥的影子。

他问遍了宿舍周围的工友，找遍了整个灵岩煤矿，连晚饭也没吃，就直接走进灵岩山的森林中去寻找哥哥，因为他想起哥哥平时喜欢去山上摘泡儿吃，有时候还去灵岩寺玩。

“摇娃子……永福娃啊……我的乖儿啊……你在哪里啊……”

每走几步，每隔几分钟，那凄惨的喊声，响彻整座灵岩山。

风在林子里的荆棘和蒿草上，发出恐怖的怪叫，像父亲带哭的喊声。

到了下半夜，父亲磕磕爬爬地穿出去，看见有几个推着鸡公车、拉着架子车的壮汉，他们是上山推煤赚块钱的，父亲一把拉住其中一个问：“你们上山看见我的么儿没有？”

那人挣脱父亲的手说：“你问就问嘛，使这么大的劲干啥子，我们半夜上山，没看到过人。”

另一个见父亲要“吃人”的样子，拉着架子车就走，走了一段路，回过头大声说：“你回家看看嘛，万一回家了呢？”

父亲想了想，歪着脖子，扯着沙哑的嗓子说道：“瞎说，我儿子才几岁，我家在麻溪，那么远的路，他一个人不敢走。”

父亲坚信，哥哥就在灵岩寺附近玩，或许是玩累了在那里睡着了。

想到这，他再次扑进森林中，一个小时候，父亲来到灵岩寺，走到大雄宝殿前，在白果树前坐了下来，双手合十，默默念叨：“菩萨啊，能不能告诉我，我的儿在哪里啊？”可是，耳边传来的是林涛滚滚的啸声。

天亮了，他扶着双人合抱的白果树站起来，迈开筛糠的两腿，朝山下走去。他想起了半夜那个人说的话，万一回家了呢？

快到中午时，父亲终于走到麻溪了，过了麻溪河，远远看见我家院坝边上有一堆火，火边蹲着几个小孩子，他揉了揉发红的眼睛，风一样地跑过去，真的是哥哥和二姐在火堆边烧白果吃，他一把抱住哥哥：“摇娃子，我的儿啊，我的乖儿啊。”然后松开哥哥，仰天一声声长笑哈哈哈哈哈……随后风一般地跑了，他随着麻溪田坝一圈一圈地跑，一会笑，一会儿哭——我的父亲，他精神失常了。

灵岩山，我想和你一起晒一晒花花太阳

秦风（四川）

拾级而上，在阳光的斜坡登高群山，书简一样次第打开在石头长成悬崖的地方在山花长成云朵的地方我站在自己的头顶之上一个人的，秋高气爽

这翻山越岭的野草山花让自己与异乡，云开雾散阳光在树叶草尖的枯黄之上像一滴露珠，与人间保持一种距离与高度，含着万物所有的悲凉与感伤

就在这里，秋天的斜坡上我想和你一起晒一晒花花的太阳躺在岷山辽阔的摇曳中沉寂在灵岩寺香火的风声里在瞬间，在永远

就在这里，时间的斜坡上我想和你一起晒一晒花花的太阳既不痛哭流涕，也不虚度光阴与秋风并肩，一起放养漫山遍野的花花心事

就在这里，梦的斜坡上我想和你一起晒一晒花花的太阳看自己，山长水阔念你时，花香扑面

红尘破碎。你的背影是风是流水，是瓷器是我，散落在人间的花花的太阳与花花的心事

让心里装下一片蔚蓝

筱楚（福建）

我就是海

在家乡地图上我寻找大海的位置丈量海与我的老屋的距离郑重其事地告诉别人海给了我生活和生活的经历我很自豪说自己是海边长大的人海给我的记忆不止是沙滩贝壳螃蟹跳跳鱼海教育我胸襟广阔永远坦荡做人让心里装下一片蔚蓝在看不到海的异乡常常想起大海我渴望我是海

羽毛的光芒

在鳞次栉比的楼房间有飞鸟羽毛的光芒指引通往蛙声和溪流的方向让我们用毕生精力探寻

曾经我们淡忘了抒情的村庄沦为陌生城市里的候鸟在这里很难找到祖籍更多的时候飞鸟羽毛的光芒来自内心想起来尽管有疼痛仍时时传递着我们纯洁的感恩和向往

让一场雨收留

今夜 我的想象被一场雨收留夜空来不及遮掩我与闪电的瞬间对白想为一只麻雀逃过劫难而欢呼想与一排梧桐树亲密交流想给纷乱的脚步找更多借口记不起春天远去的样子在今夜 我只想收获一场顺理成章的雨

接住一滴水的想象

肯定是一场沙尘暴来临让我无法读到你的表情不能将一种爱慕用快捷方式传送只是一个原始的过错我接住了从五楼坠落的水滴那一刻我的想象是飞翔的焰火想象中的沙尘暴没有来临但我的仰望复制了你的笑容那牵动情肠的心跳从不给我明白的理由

在摄影展厅

这个秋天来得很迟我看到津泰路上的行人

还穿着时髦的短袖偶尔还有一两朵裙子慌张地飘过在展厅我见到与我差不多高的摄影作品我努力使自己镇静怯怯地靠近观众是清一色的比较专业的男性他们的神情严肃像在阅读凝重的历史秋天终究来了我从摄影展厅里出来就与秋天撞了个满怀

柏条河绿道（五首）

丁羊（四川）

秋晨

熹光解开夜的衣扣天和地，胸襟渐次敞开迎候的是每天哗哗的声音一步步，愈来愈轻雾在破袭中隐身黄叶载着闪光的精灵在飞心情像树枝颤动步履如桨起落渡各自的江河在瞬间，在永远

夜

该隐退的都退场了无边的大幕合上执着的伯牙依然奏响流水的曲子灯光朦胧，绿径蜿蜒处应当有知音一辆摩托撕开了长恨哦，可以触摸归来的是宁静

白鹭

你醒了别过卵石的宫殿跃上枝杈，如荡秋千掠飞在秋水与云天的舞台之间一袭洁白，惊扰这尘世惶忪的流年

银杏林

真是你的季节，比黄金还盛大还灿烂久久停驻这一帧美照不想翻页。下一页为寒冬备下了挺拔的脊梁和孤傲的骨节

卵石滩

棱角早被磨圆脚来亲近，只有温润如抱团，在岸上看着柔柔的水，磨着后来的风景

远方

叶绿素（广东）

小小的站台是通往远方的驿站站立的告别是为了拥抱的重逢

离开故土去寻找栖居远方的梦乡愁便时常挂在泪珠上

所有的阳光照亮垂摆的柳条梦想像花朵一样盛开在成荫的绿柳之间

逆行的太阳，为落霞搭建一座桥梁，远去的背影在离别的站台相逢

花 祭

王强春（四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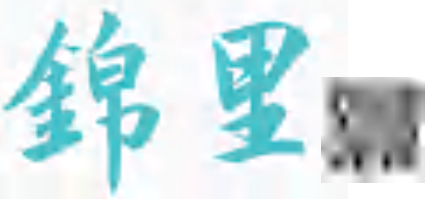
郊野，桃红李白杏花、樱花盛开柳芽儿都散发着春的香甜

瓶中的她如往常一样热烈而娇艳只是根儿却远在天边

我的自私掠夺了她的春天只为贪恋一周的瓶中鲜

将枯萎的花放在窗台上风干在这个明媚的春天我是一个吝啬的人坚守着几许枯枝因为那里住着她的灵魂

相信在另一个未来她会撑破这沉寂的世界将一颗心重新盛开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118 期